

喻營長等著

戰士的手記

海強出版社刊行

序

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不論是參戰國或中立國的人民，對於戰爭的殘酷，都有個深刻的認識，恐懼着再一次的大戰降臨，而計劃着怎樣維持着人與人之間永遠的和平。因爲人與人之間，雖有色彩的差別，却都是有理性的動物，不應該相互殘殺，延緩人類的進步，減少自身的幸福；而應該協力向大自然進攻，征服大自然，以大自然的豐富結果，作爲改善人類生活的資源，使整個人類，進於真善美的大同世界。

但，儘管世界上一般的人這樣希望着和平，儘管有許多人供獻了自己可寶貴的生命去求和平的永久維持，求人類物質的生命的改善之改善。

且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上立下了一個偉大的榜樣，却偏偏有一般以殺人放火爲快意的劊子手出現，不惜犧牲若干萬人的血肉，供他們做砲火灰，以擾亂世界的和平，威脅着整個人類的安全。這種人，在西方，可以意大利的黑衣宰相莫索里尼爲代表，他曾以安定歐洲的勢力自命，派遣大批的飛機、大砲、坦克車，以及各種最現代化的武器，動員百數十萬的人馬，去到黑人皇國傳播他殺人放火的文明。他又曾和他的同道希特勒合夥，唆使並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叛徒富蘭科，在西班牙境內燃起戰爭的火焰，到現在已快一年半，這火焰還在繼續的燃燒着。而這批放火者，却向世界狂吠着，說他們是在保護文化。在東方，日本的軍閥們，承繼了這兩個放火強盜的真傳，東西遙遙相應，正在中國的土地上，實行他慘無人道的獸行。

四十年來的忍受，我們早已喘不過氣來，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頭的橫

蠻霸道，使我們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兒女，忍無可再忍地，對於日本軍閥們的殺戮，加以毫不容情的抵抗。因為我中華民族的兒女，早已認識東方戰禍的根源，想要消滅東方的戰爭，只有清除這戰爭的根源才是可能的。故爲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，爲遠東的和平，爲免再一次人類的劫運，對於戰爭放火的根源——日本軍閥，不得不作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。

戰事未爆發以前，也許有人在恐懼着；中國的武器沒日本帝國主義那麼精良，飛機大炮兵艦也沒有那麼多，一旦戰起來，實在不堪一擊，而六個月來的教訓，粉碎了這些「唯武器論」的「恐日病患」者的敗北心理。雖然中國失去了若干個城市，但僅僅是一個個的孤城而已，孤城的四週，還爲我們的兄弟站據着，抵抗着，而每一個城市的佔領，都付過超出這城市所能生的力量以上的代價，於是，每一個人不復疑懼，都相信在全民族

堅決，頑強的抗爭中，定能握得那最後的勝利。

這半個來的鬥爭，最使我們欽佩的，就是那些平時只拿六七塊錢一月，還要七折八扣的士兵們，他們在前線，在敵人優勢砲火的轟擊下，毫無懼色地盡他們最後的力量，支持着戰爭。他們平時很苦，一大半也談不到什麼教養，更談不到政治的覺醒，他們只有一個簡單的概念：「我是一個中國人，我應界愛護我的中國，使他不受別人的欺壓。」由他們這一單簡的概念，生出了大無畏的精神，產生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蹟，永遠嵌在我們的心壁上，他們雖然有的成仁了，但却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頭。

爲要使這一偉大的神聖的戰爭中所產生的英勇事蹟，能夠永遠傳下去，那些平日被人唾罵爲「只會發牢騷，不會作事」的文學家們，他們也冒着危險，出現在最前線，把那可歌可泣的英勇的抗戰情形，報告給全世界

的人類，使他們知道寇賊的慘無人道，我們的戰士是怎樣在爲世界的和平而鬥爭。

這本冊子裏所收集的，就是上面兩種人的產物：有戰士們的手記，有文學家的報告，這些作品，雖夠不上稱「經世之作」，却寫出了火線上各色各種的情形，無疑的，這些作品會使每個讀者深深感動的，由這感定可動產生偉大的鬥爭力量，予敵人以更大的打擊——這，算是編這本冊子的人的一點微忱。

雖然，我們面對着當前的大戰，毫無懼色的迎接着，對於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但對於每一個同伴的受難，還是相當地痛惜，謹在此向他們致我們最虔敬的悼唁：

受難的兄弟們，靜靜地安息罷！在全世界爭取自由獨立的鬥爭里，你

們雖不是拓荒者，在中華民族求解放的路途上，却也不是最後的一輩，將有無數的兄弟姊妹們，踏着你們的血蹟，爲你們復仇。

受難的兄弟們 靜靜地安息罷，我們將以更大的努力，來肩負偉大艱苦的職責，以求民族的解放。我們堅信着，努力着，在無畏之前，定可驅逐黑暗，走上光明的康莊大道。

編者 二七，一，十于漢口

戰士的手記

目次

序

戰士的手記

第七連

排長胡玉政

八百個

夜行軍

一

二七

四九

一

九五

目 録

青紗帳.....	一〇九
一隻手.....	一一七

戰士的手記

一、鐵與血的鬥爭

我懷了一腔更燃燒，更沸騰的熱情，重來到離別已經五年多的上海。五年前，在廟行與敵兵白刃戰時所受的創痕，還深留在我們左腿。五年來，我們民族所受的恥辱與欺凌，加添了我們無限的憤怒，同時給了我無限的鼓勵。

傍午，我們下了車，在出發到上海的附郊一個小鎮去的道上，我們遠遠望見「一二八」的遺跡，那斷垣，那殘壁，我們還看見了兩路管理局新建的大廈岸然矗立在雲霄。一陣溫煦的海風撲着我們每個弟兄的黧黑的臉

，我彷彿在風中聽到一種聲音，那聲音該是帶着歡喜又帶着疑懼的歡迎的呼聲吧？我不禁在心裏響了回音：「別驚懼吧？你們這次雖也許還要經歷過一次磨難，然而請你們放心，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帶來了一顆比鋼還要堅強的決心——把日本帝國主義永遠逐出上海！」

弟兄們誰都在埋怨時間走得太慢。因為，在夜神一到來，敵人定會到我們陣地來挑釁的。到那時候，幾十年來鬱積在胸口的憤怒與苦悶，是得到一個盡情發洩的機會了。

可是，夜到來了！我們望着那半勾殘月徐徐升起，九時，十時，——一時，二時過去了，我們又望着那半勾殘月在徐徐西落，弟兄們都顯得異常焦急。雖然敵兵的陣地，我們看得很清楚，可是我們始終服從着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」的命令的。弟兄們都在低低地咕嚕着：「東洋兵不敢作

聲了吧？」

到三時多，保安隊一排，在寶山路附近巡邏着，我們的隊伍那時離保安隊相隔二三百米。一小隊日本兵從他們的沙袋後面跳了出來，攔住了保安隊的去路，一個日本兵的隊長操着不純熟的中國國語問：

「你們中國軍隊幹麼？是不是想包圍我們日本軍隊，是不是想攻擊我們？」

「中國軍隊從來不想攻擊別國軍隊的。中國軍隊只是爲保衛自己國家的領土而守備着。你們不是沒有理由的要保安隊從上海撤退嗎？這已經是辦不到了，因爲保安隊所駐守的是咱們中國的領土！」這是一隊保安隊長長的回答。

他們露出非常不愉快的臉色走進了他們的沙袋後面去，就在保安隊開

始走不上幾步路的時候，他們就向保安隊射擊了。

我們弟兄一聽到槍聲，立刻衝上去，向他們回擊。可是，我們的槍聲一響，他們的槍聲也就停止了。

傍晚，我們在江灣路附近。

我們奉命進攻八字橋，可是青雲橋給敵兵在事先炸斷了，我們只能繞路走。

敵人在每個路口嚴密地佈置着，機關槍，坦克車，這一切向着我們行進的隊伍掃射。

我們開始找到了敵方機關槍的所在地，輕輕地和了三個弟兄，帶了一架機關槍，伏在草地上慢慢爬過去。到離開敵方約六十米的地方，我們就開始向着敵方的機關槍陣地掃射過去。

不一會，他們的機關槍響了兩下，就不作聲了。我那時的快活真是怎麼也形容不出來，我幾乎興奮得跳了起來，後面的弟兄這時也緊緊地衝了上來。雖然後來在敵兵的另一陣地裏依舊發出了密密的鎗彈，雖然在我們身邊爆發了密密的砲彈，可是憑了弟兄們一聲怒吼，我們終於衝上了八字橋（蔡連長以中）

二．偷渡之夜

月兒已沒有前幾天那麼圓溜溜了，光輝似乎也減少了些。

海濱上，除了潮水吻着淺灘發出「唰」「唰」的聲音以外，已不像平時一樣的靜穆，從遼闊的海面，不，也許是悠遠的長空中吧，會傳來一聲二聲的槍聲，或者也會有轟轟隆隆的幾下大砲聲，至於鐵鳥的呼嘯，有時

候也可以隱約聽到，不過距離老是遠遠地。

海面上的閑散，現在還是跟從前一樣，雖然一場血戰的展開，僅是半小時以後的事。

望過去成了一條條細綫樣的沙汀，雖然已沒有白天那般清楚，但還不至十分模糊，隨着月光掀伏的海潮，會把細綫樣的沙汀，在視線中失却固定的位置。沙鷗們掠過水面，三三兩兩地表演着靈活的姿態，一日辛勞似乎已經隨風吹去，愉快，舒適，都在那輕翩翩的翅的底下發洩了出來。

海濱一直伸展過去，和遼闊的海水成一個交點的地方，發現了一箇小黑點，小黑點當然是夜行的船啦，在海濱上已見慣了的，算不得希罕，但是怎麼小黑點愈來愈多啦？一，二，三……呀！還有呢，數下去一共就是十二點。

十二個黑點，已沒有五分鐘前那麼小了，烟絲一縷縷在水天中間散漫着，終於褪去了視線中的模糊，黑點，充分地顯出了它的輪廓，是兵艦啊！一共就是十二艘。

兵艦偏偏在這僻靜的海濱二里外停住了。

接着悠靜的空氣中，就攪進了幾只飛機的翱翔聲，夠響亮，如像就在頭上，看它們向南向北盤旋過幾下，就胡亂丟下了幾個炸彈，這，在漫無目標的投擲下，非但對於我們的陣地是絲毫沒有損傷，而且反引起了我們弟兄們的興奮：「瞧！又是鬼子來攪擾了，任它去丟它媽的蛋吧！」

「隆隆隆」又是三四下，砲彈呼呼地掠了過去，寂靜的海濱，這時已經燃着了砲火的氣息，跟着就是飛機擲彈，小鋼炮，大炮猛攻，無疑的這又是鬼子企圖登陸的故技！

弟兄們在戰壕里相對着笑：「準備吧！給顏色他看！」

「對啦，到浦東來了兩晝夜，真够悶死了，今晚倒可以解解悶兒呢！」

老王的口吻，還是怪幽默的。

哨兵又來告訴我們：「敵艦已放下了小艇子，鼓着浪進來了，預備着，敵兵的偷渡！」十分鐘以後，壕內接到了×連長的命令：「兄弟們，準備着！乘敵人上岸未穩，衝過去！」

果然，前面機關槍響起來哪，接着就是一片喊殺聲，壕內的弟兄們一齊挺起了槍尖衝出去，剛爬過塘，敵人已在沙灘匍匐着衝過來，大砲停止了轟擊，飛機雖很低，却沒有丟彈，在塘上，我們的機關槍連珠似的掃射過去，眼見沙灘上的敵人一個個躺下去，一部分已開始在肉搏，一部分已向後潰退，逃上船的仍逃不了死的厄運，滾入水中的當然更多，肉搏的鬼